

諸位同學，大家早上好！我們繼續來學習雪廬老人的《論語講記》，「雍也篇」第十七章。

【子曰。質勝文則野。文勝質則史。文質彬彬。然後君子。】

「孔子到此世間來，其實為了度眾生，所謂天將以夫子為木鐸，而且先難而後獲，在陳絕糧，從者莫能行，都爬不起來，子路心裡氣不平說：君子亦有窮乎？以為天沒有睜眼。仁者要先難而後獲，若是順順當當的過去就不會成功。」「佛也是先難而後獲」，是先困難而後面才獲得成就。「八相成道最後魔過來擾亂。釋迦族遭到琉璃王滅掉，佛也是遭到很多苦。全球以中國的文化為第一，有人說佛法在中國生的，例如文殊在五台山，這種恭維佛不接受。」這段是雪廬老人在這一章書開始，提出先難而後獲。孔子到這個世間來，其實是為了度眾生，跟佛是一樣的，都必須遭遇到困難，後面才獲得真實的成就。

「孔子說：天之未喪斯文，匡人其如予何？又說：桓魋其如予何？文化在孔子身上，要孔子發揚光大。」「為什麼要翻譯為釋迦文佛？」我們在寺院也曾經看過，有印上釋迦文佛這個佛的佛號。一般就是釋迦牟尼佛，但是我們也看過有寫上釋迦文佛。釋迦文佛，「這是意譯，不是音譯」，音譯是釋迦牟尼佛，文佛是意譯，是翻它的意思。這個意思就是「孔子有文章，釋尊也有文章」，所以翻成文佛。「經典若沒有文字能夠翻譯嗎？在印度，文字都能念，可以配上音樂，更何況是偈子。」只要有文字就可以配上音樂來念、來唱，何況是一首偈？「曹子建才高八斗，編《漁山梵唱》，現今已經失傳，佛家的唱讚很特別，與崑腔不一樣，字句音韻極好，

若是沒有文字能夠如此嗎？」這個都必須要文字。「佛經有華嚴字母，不能沒有文字，文可以載道。《論語》也是文以載道，孔子若不是佛菩薩轉世，沒有這種境界。」這是講文這個字，這是文字它的重要，所以文以載道。

「文中有一種文不好，歷史的文章不好，漸漸壞了，為什麼？」「三傳、《史記》都是史書」，記錄歷史的書，「自司馬遷的《史記》以後就有不平之氣」，就是寫這個《史記》的人，他心不平衡，有不平之氣便有好惡之心，「有牢騷就不能得其正」。寫這個史書的人，他如果自己會發牢騷，他那個心就不得其正，那心不正，記錄歷史就會有偏頗。「東周的董狐敢直書趙盾弑其君，這是正直的史筆，趙盾雖然不是親自弑君，但趙盾是一國的主持者，國家在你手中，你不去消滅弑君的人，而弑君者又是你家的人，這就是你趙盾有意弑君。」這個是舉出東周董狐這個人他敢直書，講真話記錄歷史，是我們現在講記實、實錄，沒有自己個人的意思夾雜在裡面，就很客觀的事實來記錄。所以記錄趙盾弑其君，這個是直書（正直的史書）。「從前的史書不讓君王看，後來就不敢保險了。」因為史書有時候記錄君王的一些不好的地方，不讓君王看。你給他看了，這個君王一不高興、動怒了，寫史書的人命就不保了，所以這個史書不讓君王看。後來就不敢保險了，後來的人寫史書，他為了討好君王也不敢直書，那給君王看，當然寫得就不公正。「如今的報紙更亂，受誰補助就幫誰說話。」這是舉出現代的報紙。現在報紙都有偏，特別對他有利益，那個人錯了，他也說他是對的，這個很亂。「吾不如此」，雪廬老人講，他說他自己不會這樣。「也不拿錢、也不幫誰，只說公道話，何等自在！」也不拿誰的錢也不幫忙誰，只是在旁說公道話，所謂旁觀者清，當局者迷，何等自在！沒有捲入這個利害當中，所以能說公道話。因為不拿人家的錢

，也不是特別要幫誰，這個當中沒有。所以就能夠說公道話，這個就很自在。如果拿人家的錢，或者跟人家關係好，要替他說好話，那這個就偏了，就不正了。「韓昌黎說，拿史筆者，好死的人不多，有相當的報應。」因為記錄這個歷史的人，如果不是很公正，有公義，好死的人不多。等於扭曲歷史、曲解歷史，這個報應就不好，所以好死的人就不多，這個都有果報的。

『子曰：質勝文則野』，「孔子是文人中的第一人，他預先說。孔子說：質勝文則野，質，本質，不須染色，沒有文采。質勝則卑野，不足觀，但不是野蠻。」這個本質就沒有任何色彩。

『文勝質則史』，歷史的史。「文勝質則史，皇侃說是造謠生事，文辭過於事實」，這是皇侃這個注解的說法，就是說文勝過質則史，如果這樣就是文辭過於事實。「過質就跟史書一樣，過於用字措辭，比如說好的就多加幾層，壞的也多說幾層，失去真言語。」這個就是我們現在講加油添醋，好說得太過了，壞也說得太過了，失去它真實的言語。「史書必須真實」，記錄歷史的書必須真實，如果不真實就騙人了。「吾在編纂《莒志》的序，有說言語要記實，縣志、省志必須說實話，含蓄點可以。」記錄史這個不可以說假話，要說實話。用語言文字措辭可以含蓄一點，不要太直白了，讓人家看明白就可以了。「史書必須直筆說實話」，這個是非常重要的。「可以較為含蓄，但是若不說實話，如何叫人聽？」如果你寫出來那個都不是真的，怎麼叫人家聽？「但必須說實話，你們萬萬不可以個人的好惡、情感亂寫文章」，這個也非常重要，往往都以我們個人的想法、個人的情緒。現在人真的都是這樣，都是以個人的好惡，他喜歡的就講他很好，不喜歡的講得一文不值，事實上也不是這樣的，都是感情用事在寫文章，在那裡亂寫。「張獻之祭文昌帝祭文：汝姓張，我姓張，咱連宗，尚饗，痛快。」這個就是

直了，它本質就這樣。「幹什麼事必須直言，但不可過火」，不可超過，「不可以個人好惡亂寫」。「如今的報紙刊登壞事佔多數，好事佔少數，因為不熱鬧，人不願意看，都是教人學壞。」現在我們看到這些報章雜誌的確是這樣，刊登好事的很少，大多數是不好的。因為刊登好事多了，那不熱鬧，人家不願意看。刊登壞事很多人喜歡看，但是都是教人學壞，把人都教壞了。

『文質彬彬，然後君子』。「文質彬彬，文與質必須交融，空即是色，色即是空，空色要和起來。彬彬是融合的樣子，說話做事一切都很文雅，可是說的話句句落實，不能違背信字，不能過分，這就好了。言語必須文雅，但不過分，句句落實。然後君子，如此可以算是君子。」

好，今天這一章書我們就學習到這裡。祝大家福慧增長，法喜充滿。阿彌陀佛！